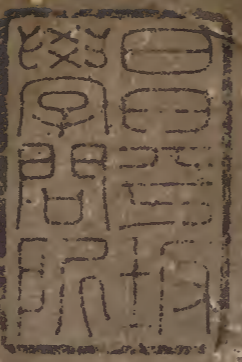


文苑春秋

元



11148
漢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148
冊數	4(1)
函號	360 121

360-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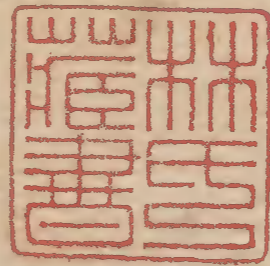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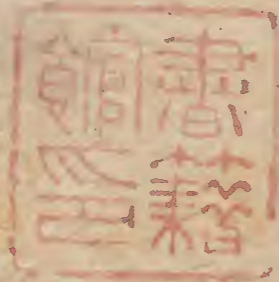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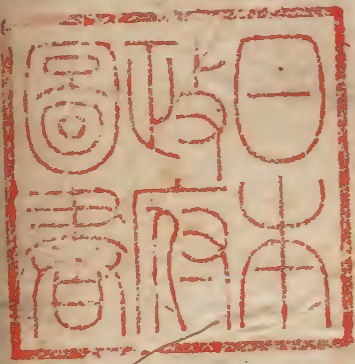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文苑春秋序

說者曰孔子刪書為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亡與焉堯典禘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愬而伯興故秦誓終也自秦以上為封建自秦以下為郡縣封建者與人共天下其威福也公郡縣者其君擅天下其威福也專君臣之交禮樂之布風俗

之流人才之成是以相遠蓋宇宙之大限也夫善惡有懲則勸戒孔昭紀載皆實則諛僞莫售君子有恃而長其德小人有畏而戢其奸文之修則人樂玩道是載則書久存由漢而來史紀其事儒闡其義文士騁其賁智士申其辯然而詭誕害教浮華亡用者錯列而兼存之世之選者非不欲采其簡要用省觀覽也鮮有志夫子而灑尚書者隋王仲淹氏出道喪文靡久矣抗志續經其籍亡傳焉後人誅絕之者胡為

乎已甚也銑慨慕其意竊欲取漢帝伐楚之告迄于我

皇祖攘夷之檄名曰文苑春秋以明文之正以盡代之故是故氣之淳漓詞之簡煩事之經奇理之粹駁言以知政政以觀德而天謀可稽矣棄官林居十有四年猶無暇及也嘉靖丁酉春復讀通鑑興亡是慨乃錄百篇畧表作者之志將俾後之觀者因緒以探端倪玩文而撫質上悟天運之因革下究人道之終始存惟憂勤衰則驕逸好問

者昌自用者亡豫塞禍源永由治軌庶幾
古人修經之遺志云是歲六月己未相臺
崔銑序

文苑春秋卷之一

相臺崔銑輯

漢文

入關諭

入關諭漢高帝採亂也自周厲王而後諸侯叛亂
奪民財殘民命至秦極矣高帝起始有恤民之言
爾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
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
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

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母
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乃使人
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

伐楚告

伐楚告漢高祖正君臣也春秋以來臣狎於弑君
帝納董公之言始討賊也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河南大
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
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勸農詔

勸農詔漢文帝務本也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
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
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詔

是詔也漢文帝興教也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
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三三大夫之行今萬
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
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
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

除肉刑詔

除肉刑漢文帝通變以活民也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
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姦不止其咎安在
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之純
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
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

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
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
之及今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為令

增祀無祈詔

祀無祈漢文帝事神也致力於民者備而責報於
已者輕矣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
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

文苑春秋
卷之三
整備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除誹謗法詔

除誹謗法漢文帝求助也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

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遺匈奴書

遺匈奴書文帝安中國也民久在亂不可用武屈已柔夷也大哉王者之言乎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王相安俱無暴害今聞漂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王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二國已和親兩王驩

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曰樂翁然更始朕甚嘉之聖
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
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
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
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蘂金
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
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
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
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
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

跋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
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屋
等朕聞古之帝王約明分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
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止田輪臺等詔

輪臺詔武帝悔過也帝者年矣懲艾往失故邦家
危而復安也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
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
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
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羅力不能復至道
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
强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
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斯留甚
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
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
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有威重也言者卿大
夫與謀參以蒼龜不吉不行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
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與言者廼至郡屬國都

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
為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
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天下
龜著昆以為吉凶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
行將於輔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
下輔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重合侯
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
道及水土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
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十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

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
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
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
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
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
肉為利平苦而逢災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
捕生口虜廼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修馬復令以補關毋之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
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勅諭東平王宇璽書

三詔成帝治親之誼委曲道之也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
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
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
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惜焉為
王懼之詩不云乎母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于道德意有所移忠
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驩諭王朕意孔子曰過
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
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處之道莫
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位
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托於太后以
是之間能無失禮表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
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
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
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
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宥以貫之後宜不敢

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故五
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
未之有也今土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
加以少所聞見自今已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
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報臧宮詔

報臧宮漢光武戰兵也相宜度力舉二過事焉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

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
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
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
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
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
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顛也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
如息人

至言

至言穎川賈山箴文帝也帝始受言而與徵士獵
是以箴之也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
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諭唯陛
下少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
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
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
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

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
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
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
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
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家而託葬焉秦以能罷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
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
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
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
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
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
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
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
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生
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爛者

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議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酌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誹謗已而改之從事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后

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戈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以為子孫基

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

則對諸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徃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

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急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徃衛卒，止歲貢省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文苑春秋
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於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

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章下詰音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論積貯

積貯洛陽賈誼將文帝之美也

董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其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浸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屢薄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齒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
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厚厚也竊為陛下惜之

治安策

治安策賈誼進文帝也漢興宜慮遠而立制帝恐

擾民曰未遑也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
者非愚則諛皆非是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補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效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矣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且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虛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隤操

乃必割今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
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海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而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灰
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塵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有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海陽共王王梁靈王
王燕厲王王海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
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
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王不帝制而天子自

為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
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今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
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
之臣雖有悼如馮故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凶矣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性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
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生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
擊剗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
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
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
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景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道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
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
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
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
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
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畔之心上無誅伐
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公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貴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閼章之計不萌細民鄉
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
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諱而久不為此天下之
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而女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也非徒瘞也又苦跋韃
元主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一王者從帝之子也惠主
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
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工子臣故曰非徒病瘞
也又苦跋韃可痛哭者此病口疔也天下之勢方倒懸
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以變夷者天下之足何
也下也今匈奴嫪嫫侵掠至一小敬也為天下患至亡
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下共負是臣下之漚也足反居上首顧居
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年非亶倒懸而

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
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
息片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
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
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
長此安窮廷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
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

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
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
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實僮者
為之繡衣絲履備諸緣內之闕中是古天子后服所
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
紬之裏綻以備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
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
之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
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
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襲妾緣其履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
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
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
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母動
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
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
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
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
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
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

拜心而赴時猶日廢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崇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感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後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穿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千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

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

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

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其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二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習九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告之不能毋正猶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止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
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又太子少長知妃
色則入子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公夫帝入南學上齒
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東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
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
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
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
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
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為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
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澁是後車又將覆也夫
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旦矣天下之命懸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
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
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
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
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文苑卷八
文三十一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
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
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
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
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集在其取舍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皆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
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

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
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
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
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
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天下之情與器二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
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
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
於法令刑罰德澤二一有而怨毒多於世下憎惡之

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廡遠地則堂高陛二級廡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筭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誦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

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廡耻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王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就其芻者有罰冒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刑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廡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

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
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
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
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
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擊罵而榜笞之殆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
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
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

伐而滅之移事知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擊面吞炭必
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
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
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
彼將大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
亡耻隳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苦而可故見
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
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
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

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
 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
 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簋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
 帷簿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
 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
 白冠整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
 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
 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

不使拑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何吾遇子有
 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願以廉耻故人矜節行
 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三耳忘身國
 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
 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
 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

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
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
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奏吳王書

漢初興諸侯國大而驕賈誼請分王其子弟文帝
不用景帝時吳王謀舉兵淮陰枚乘諫止之吳不
聽而滅也

臣聞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

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
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
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
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條方絕又重鎮之條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
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
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
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情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逾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止湯之沸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彈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

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藥足以搖而絕手可擢而披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以礪不見其指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以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日以之道也

賢良策

三策廣川董仲舒對武宣皇帝之問也帝始在位志疆好儒能用仲舒之言業以平文景矣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下以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以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蓋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心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人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
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

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
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
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
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
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紆
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
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
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
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

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
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
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
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
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
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
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
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
累德之効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

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下不和
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
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
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中中上之風
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
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
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
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

三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
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
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
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特出佐陽陽
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
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
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

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
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
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
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
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
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
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
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

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萬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
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
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
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
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
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

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
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
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
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
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
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
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行挾書棄捐禮誼而
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
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
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

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孰爛如
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
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不糞墻矣雖欲善治
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
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
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
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
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
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

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
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曰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
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
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
也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
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外錄衆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民樂誼各得
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
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
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
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
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太顛散
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

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
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妻坐之文焉繇
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
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
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
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
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然則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

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主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又好用酷酷之吏賦歛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

業群盜竝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徃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

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徃徃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茲為市貧窮孤弱寃正矣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君不生寡遂黎民未濟皆

長吏不黜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中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壘久也故小材雖壘日不離於小官賢才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群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

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母以
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
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商究之臣敢不盡愚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真也前所上對條黃靡竟統紀不
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
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羣物之祖也故編履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

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道之春者
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
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微古今之道也孔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
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
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害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
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

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
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
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
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
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
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
有耆老長幼之施絜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

愛此入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
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
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義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
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
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
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
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
而人不見也非黜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
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
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誑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
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

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
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
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
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
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
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
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是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

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謹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人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

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
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
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靈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
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
積委務此而亡己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
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
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

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也故公
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
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古
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
其教民化其厲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
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
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

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
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
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
位也負檐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
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
行則舍公議子之相魯仁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
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
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化民對

化民歌次東方朔告武帝也帝恃天下富彊而恣
欲方朔道以文帝之恭儉也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
帶劍莞蒲為席兵不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
簪璫環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
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
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平準書

平準書龍門司馬遷記武帝亂政也言由小人道

之也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
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
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
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白金天下已平高祖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
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
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
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

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
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
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
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平以叛逆鄧通大
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
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
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
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
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蓋造苑
馬以廣用而官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實比焉而府庫餘貨財京師
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竟
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穀廩街巷有馬阡陌之
間成郡而乘字牝者價而不得聚會亭間闔者食梁
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
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富此之時網疏而民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
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重服僭于上
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

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
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
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
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
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
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衰耗而不
瞻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
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
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
築朔方當是時漢置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

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弊於邛棘以集之數歲
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
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
郡內東至滄海之鄙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
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
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
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
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
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

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
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此是大農陳藏錢經
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右司言天子曰朕聞
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
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
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
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
萬凡直八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
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一等爵得至樂卿以
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

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
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
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
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
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
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
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鶩於
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
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
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

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年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之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

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

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金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
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
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婦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
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
造銀錫為百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
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
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
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今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
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

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_供為大農丞
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
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鄒_嘗時進言之
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
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
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
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
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軍甲之費
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

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
可磨取鑄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
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牟盆浮食竒名欲擅
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
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
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
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
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
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

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
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公有者畜積無有皆
縣官異時算輅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
人未作貴貸買居邑稽諸物及氣以取利者雖無
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二百一算諸作有租
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二老北邊騎士輅車
以一算商賈人輅車二算船五六人以上一算匿不自
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
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得籍名田以便農
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

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
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
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
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
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
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
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
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
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
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

以為賢者宜死節社遺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
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
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
許於是上又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
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
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
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
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
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
唯式允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

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
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
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
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羣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
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
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
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筭諸會計事
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
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
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

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虜皆
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
徐偃等分漕循行郡國舉無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
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
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
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頗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
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曰
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
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
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

便者異不應徵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
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
大夫多譖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
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
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
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
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
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
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
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

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
當唯直工太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
天下中家已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
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漕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
物以億計姦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
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
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
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莞鹽鐵官布鈔置
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
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

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
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
丈宮室之修田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
太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
沒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新置外徒
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
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鷄走狗馬之獵博戲亂齊民
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
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
相食方二三十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

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乃遣使冠蓋相屬於
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
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
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
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
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
克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
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
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

邊為禁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
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
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
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二十萬人戍田之中
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
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之絕縣
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
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玄馬牝馬歲課息齊相
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之反臣願父子與齊
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

利有餘輒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
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
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
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曹貴或羈令民賣買之而
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
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畚禺以西至蜀南
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
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而初郡時時小友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
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
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之而已不敢言擅
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
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完天下鹽鐵弘
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
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在京師都受天
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及大農之諸官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鬻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
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
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
東到太山巡海上迄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
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
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
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
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
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
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

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
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救太子書

戾太子被江充之害亡以明舉兵殺充奔于湖而
縊壺關三老明太子冤也武帝佳兵之報禍其妻
子焉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一不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
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
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一不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一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
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一不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
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一不察今皇子為漢通嗣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一不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
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一不臣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
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一不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
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一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
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一不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一不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
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一不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
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身不顧
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比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潛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
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罷鹽鐵議

賢良文學議罷鹽鐵詔帝幹鹽也武帝悔過又以

昭為嗣以光為輔君相俱其人也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以所疾苦文學對曰
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活德之端抑末利而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而風俗可移也今
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
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士小者衆願悉罷之御
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上業所以制四夷安
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古國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下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

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
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
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
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
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
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
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官不得仕宦所以遏
貪鄙之俗也排困市并防禦利門而民猶為非况上
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
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
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
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
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
其所有言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
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水
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物騰躍而商賈

文苑卷一
六十一
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
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
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
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
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
籠布衣有胸膈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
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
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彊
禦日以不制而兼併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
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

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并自阼階
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王者不畜聚
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
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倕之事歐冶之任何
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
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
膈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
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
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滯
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下之專

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
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
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
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
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
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
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公卿辯議未有所定
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
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
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

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
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之絕有益於國
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
今有之而百姓困之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
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
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生為之衰新穀熟舊穀
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
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
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
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

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摠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厝田收盛苑園大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籩之假入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以殫困之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下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

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之也公未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園公田池澤八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園池禦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

文苑卷八
五十五
下俱行何困之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
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
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
鐵江克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
可為矣然國家哀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
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
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
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隋氏不務田作飢寒及已
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
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

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
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
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
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
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已上血脉溢剛
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
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
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
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為殤未
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

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
飲酒者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
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
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
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
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
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
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
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待守空言不知取
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

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道
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聞於明禮而喻於利
未沮事墮意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
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
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
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
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
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
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
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

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聖賢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耜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揚可告緡江亢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一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

其首領豪富累其族姓聖王覺焉迺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當而侵凌富貴者後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書案婢妾衣紈履絲之庶糲飯肉食無而為有貧而彊夸生不養死厚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喪祭

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而
變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急於禮義故百姓
不願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
不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
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駢
貳輜軒夫一馬伏櫪當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
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
富者緝繡羅紈中者素縞結縵常民而被后妃之服
藝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
膜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不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

而徃切羊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
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時有
事于立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推
牛擊鼓戲倡儂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
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
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蕢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
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
曹中者鳴篳調瑟鄭儂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
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擲不斷今富者繡齊題湊中者
梓棺撤擲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

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
 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
 封之庶人之墳半仍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
 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
 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
 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
 伎戲口者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
 骨筭之豕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聚而已今富者皮衣朱
 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
 其愛必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

者則以為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
 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
 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
 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
 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
 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
 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
 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
 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
 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

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一喪祭無度傷生之蠹
也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一極輕薄口窮甘脆功
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一聚不足則身危丞相
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一季相齊民奢示之以
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一誠能節車輿適衣服
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一田宅內無事乎市列
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一功女工有所粥其業
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一之患矣大夫曰昔公
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一若庸夫淮南通於內
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一奢不為節何聚不足之

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一入臣尚有爭引
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取一直言面議而
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一田爭曲直於人
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一正本朝一邪
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一行道分祿以
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一而葛繹澎侯隳
壞其緒毀其宮館議堂以為馬廐一告無養上之禮
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一夫大夫勃然作
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一議則有司蒙素
養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一其能醫百姓之

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
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
跋其胡載躡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
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仕已已不能耳
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
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
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
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垂而不能正執
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
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官身明不能照聰

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
古諸侯之賢而溢千里之政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
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
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
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
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價於衣食有故則
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
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
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
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

哲之偽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運其手足而使之無
為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
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
教聞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
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玄田惡草鋤惡草而衆
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鋤所以別苗
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
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
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闕牢
發其毒矢也魯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
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也旱白倉廩實而知禮
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也在罷鹽鐵退權利分
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方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
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
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
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弊於末則無飢寒之累
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
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且則
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

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用鹽鐵
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耨啖食鐵官
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不堪民以禮示民以
撲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
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
及也於是遂罷議

諫擊匈奴書

諫擊匈奴濟陰魏相告宣帝也帝類武帝之材復
事四夷也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寧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之父
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宰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
 計子弟相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
 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
 忿於遠矣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
 有識者詳議乃可

言得失疏

言得失琅邪王吉廣宣帝也帝治精嚴本之則踈
 吉舉昭至於三代之隆美矣帝迂之使其目無陳

馬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
 將興太平詔書母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
 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
 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
 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益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夫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六誥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

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從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
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
角抵減樂府必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
瑒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上德緩刑疏

上德緩刑東 卑路温舒告宣帝也帝有淫刑焉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即位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

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
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虐美重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公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冢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練而周内之益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為深刻殘賊而仁極喻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
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
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
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條災異封事

條災異彭城劉向告元帝也帝尊任蕭望之周堪
然外戚許史宦官恭顯並進剝道成焉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眚而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據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恨恨臣聞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
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
降福穰穰又曰貽我來麩來稌麥也如自天降此皆
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

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
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
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讒口罔訾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
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
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
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

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
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
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
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立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
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
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
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
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
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
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十隕墜六鴉退飛多麋有城

蜚鸛鶴來巢者皆見書宣晦雨不冰杏梅多實七
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叔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
相乘水旱饑饉各蠲釜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殺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
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
傷相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
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
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
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世三下開三代
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

清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
軍朝臣舛午膠戾垂刺更相讒譎轉相是非傳授增
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必營惑耳目感
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
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
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
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豐陰附者輻
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
雪霜夏隕海水滂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
所致也夫尊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

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
矣案春秋六年之中以八異宋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
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
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
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
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並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
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
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
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

雪庶庶見現聿消與易同義昔者蘇共工驩地與舜
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送進相
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
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
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
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
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
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

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任位歷年而不
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上台佞則如拔山
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
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
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且孔子與顏淵
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
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
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
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
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

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立合黨
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
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
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功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迹兩觀之誅覽
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所以為法原秦
魯之所消以為戒考詳應之福省災災之禍以揆當
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詖之徒杜閉群枉之
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猶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
也也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
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
生重封昧死上

罷珠崖對

罷珠崖洛陽賈捐之告元帝也帝用其言楊雄曰
否則鱗介易我冠裳也

臣幸得造明盛之朝豈危言之策無忘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北越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抹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
攻貪外虞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閉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丁乃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旗在前屬車在後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此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
之樂絕奇奇鹿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
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
之事錄冒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

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
 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
 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
 泣巷哭遙設虛祭想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
 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
 大征伐不心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疲久困連年流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人情莫二契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膏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
 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
 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
 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駘越之人父子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
 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工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
 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
 臣竊以往者堯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十

文苑卷八
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
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
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
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
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治性正家疏

治性正家北海匡衡告元帝也帝儉而仁剛寵嬖
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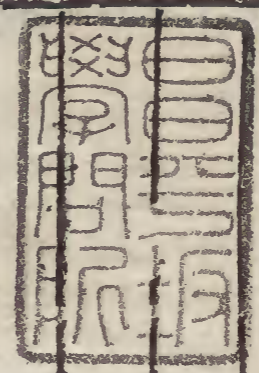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列成業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
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繼成之業而虐為此紛紛
也願陛下詳覽經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

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
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
以替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
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
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
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
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
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

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
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
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
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禮之用醴衆子不得
與列所以貞正體而明嫌疑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
中心與之味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
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
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
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

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文苑春秋卷之一

